

布魯氏菌病

陳俊

人民衛生出版社

布魯氏菌病

应用在人类病理学的現代学說

第四版(增訂版)

П. Ф. Здродовский 著

天津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组 譯

傅傑青 校

刘秉阳 審閱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苏联学者 П. Ф. ЗДРОДОВСКИЙ 著的「布魯氏菌病」第四版翻譯的，全書共分七章，論述了該病的微生物学，實驗性布魯氏菌病，人类布魯氏菌病，該病的流行病学，免疫問題与活菌苗預防注射，預防及控制方法等。本書的內容很丰富，科学性及邏輯性很强，对我国的医师及衛生防疫工作者于防治該病将有莫大的助益。

П. Ф. Здродовский

БРУЦЕЛЛЕЗ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УЧЕНИЕ
ПРИМЕНЯЕМОЕ К ПАТ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Издание четверт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ЕДГИЗ—1953—МОСКВА

布魯氏菌病

開本：850×1168/32 印張：8 字數：217千字

天津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組 譯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北京崇文區珠子胡同三十六號·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長春印刷厂

统一書號：14048·1534
定 價：(9) 1.10元

195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長春版)印數：1—1,700

序　　言

本书是著者布魯氏菌病专著的第四版(初版在1933年，再版——1936年，三版——1948年)。这本书和1948年的第三版比較起来是显著地充实了，根据苏联学者們最近五年来在布魯氏菌病領域內研究的成就，大多数章节作了重大的修訂。

例如，在緒論中补充了苏联研究家們有关布魯氏菌病研究成就的某些資料；在第二章中也修正了布魯氏菌微生物学檢查的某些方法。在第三章中，根据最新的研究結果，关于各种动物的實驗性布魯氏菌病各节几乎都作了重要的补充。第四章人类布魯氏菌病也大加补充和扩大了篇幅，而且，在这一章中，我們在篇幅所允許的范圍內提到了我国临床学家和實驗室工作者們有关布魯氏菌病临床、診斷和治疗的最重要的資料。第五章布魯氏菌的流行病学也作了补充；我們是根据苏联学者关于各种动物自愈現象的材料以及有关布魯氏菌病自然疫源性問題所积累起来的觀察結果而补充的(关于自然疫源性一节是重写的)。第六章几乎是重写的，这一章叙述了布魯氏菌病免疫的特点以及使用苏联研究家們所研究出来的活菌苗給人作預防接种的問題，这种預防接种在布魯氏菌病的历史上在苏联医学中第一次成功地加以实现了。最后，在附录中增加了上一版所沒有的許多条例（关于人的布魯氏菌活菌苗接种的条例，关于布魯氏菌病實驗工作方法的条例，关于奶汁布魯氏菌快速檢查的条例）。

应当說明的是，关于布魯氏菌病的临床部分，即使是本书的这一版也决不能代替苏联临床家們所发表的关于該病临床和治疗方面的专著，至于本书，作为对布魯氏菌病这一課題整个加以叙述的专著，那末只是对这一問題的最重要部分加以叙述而已。关于布魯氏菌病兽医方面的問題，本书也只涉及那些对医务工作者所必需的材料。

在对本书进行修訂和补充时，我們所遵循的基本目的是：帮助我們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地方的医务工作者們順利地完成苏

联政府关于在我国最近几年內消灭布魯氏菌病这一历史性的、在世界医学中史无前例的決議。

最后，我怀着十分滿意的心情應該予以指出的是，这一冊布魯氏菌病学中的所有主要章节主要都是以苏联学者的原始材料作基础的，而这些材料則是远远地超过了国外有关布魯氏菌病的研究工作。

对于讀者有关本书的任何批評，著者將无任感謝。

著 者 識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第一章 緒論

| | |
|------------------------|----|
| 1. 該病的定义及其名称 | 1 |
| 2. 布魯氏菌病的历史及現代資料 | 2 |
| 3. 布魯氏菌病在苏联的历史 | 7 |
| 4. 布魯氏菌病的分布 | 11 |
| 甲、布魯氏菌病在外国分布的情况 | 11 |
| 乙、布魯氏菌病在苏联 | 16 |

第二章 布魯氏菌病的微生物学

| | |
|---|----|
| 1. 布魯氏菌的命名和分类 | 17 |
| 2. 一般特性 | 18 |
| 3. 布魯氏菌組解离現象以及关于副馬尔他 ——副流产布魯氏菌的变种問題 | 20 |
| 4. 布魯氏菌的嗜菌現象 | 22 |
| 5. 布魯氏菌的抗原构造 | 23 |
| 6. 馬尔他布魯氏菌, 牛流产布魯氏菌和猪 流产布魯氏菌三型的鑑別 | 25 |
| 甲、在最初几代培养时应用 CO ₂ 来鑑別布魯氏菌 | 25 |
| 乙、根据硫化氫的产生鑑別布魯氏菌 | 27 |
| 丙、根据各种布魯氏菌对阿尼林染料抵抗力 不同的鑑別法 (抑制細菌生长的方法) | 31 |
| 丁、用凝聚素吸收試驗方法进行血清学的鑑別 | 36 |
| 戊、結論 | 41 |
| 7. 布魯氏菌組各变种对动物致病作用的比較性状 | 44 |
| 甲、馬尔他布魯氏菌和牛流产布魯氏菌 | 44 |
| 乙、牛流产布魯氏菌和猪流产布魯氏菌 | 45 |

第三章 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 |
|---------------------------|----|
| 1. 豚鼠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48 |
| 甲、豚鼠对布魯氏菌的敏感性及其傳染条件 | 49 |
| 乙、該傳染的发病机制和細菌学。自愈 | 51 |
| 丙、免疫学指征 | 55 |

| | |
|----------------------|----|
| 丁、該傳染的临床表現 | 56 |
| 戊、病理解剖 | 57 |
| 己、变态反应,傳染免疫和傳染后免疫 | 58 |
| 2. 綿羊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65 |
| 甲、綿羊对布魯氏菌病的感受性及其感染条件 | 65 |
| 乙、該傳染的发病机制和細菌学 | 66 |
| 丙、該傳染的动态及隐性布魯氏菌病。自愈 | 67 |
| 丁、临床經過及病理解剖 | 71 |
| 戊、变态反应及其在发病机制中的意义 | 72 |
| 己、傳染免疫和傳染后免疫 | 73 |
| 3. 小白鼠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76 |
| 4. 大白鼠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80 |
| 5. 雞的實驗性布魯氏菌病 | 82 |

第四章 人类布魯氏菌病

| | |
|----------------------|-----|
| 1. 临床 | 84 |
| 2. 发病机制和病理形态学 | 98 |
| 3. 布魯氏菌病的临床分类 | 107 |
| 4. 儿童布魯氏菌病 | 110 |
| 5. 診斷 | 111 |
| 甲、細菌学檢查 | 113 |
| 乙、Wright 血清学反应 | 117 |
| 丙、补体結合反应血清学診斷 | 121 |
| 丁、馬尔他菌素(布魯氏菌素)皮內变态試驗 | 122 |
| 戊、調理-吞噬反应 | 124 |
| 6. 治疗 | 127 |
| 甲、菌苗疗法 | 127 |
| 乙、蛋白疗法和輸血 | 135 |
| 丙、化学疗法 | 136 |
| 丁、物理疗法 | 139 |

第五章 布魯氏菌病的流行病学

| | |
|-------------|-----|
| 1. 病原体的儲存宿主 | 142 |
| 甲、羊 | 143 |
| 乙、牛和猪 | 151 |
| 丙、其他家畜 | 156 |

| | |
|-------------------------------------|-----|
| 丁、禽类 | 158 |
| 2. 布魯氏菌病的自然疫源性問題 | 160 |
| 甲、齧齒动物 | 160 |
| 乙、冷血动物 | 161 |
| 丙、节肢动物 | 162 |
| 3. 布魯氏菌对人类的侵襲力和病原性 | 166 |
| 甲、馬爾他布魯氏菌 | 166 |
| 乙、猪流产布魯氏菌 | 168 |
| 丙、牛流产布魯氏菌 | 169 |
| 4. 布魯氏菌病病原体的病原性变异問題 以及它在各种动物間的轉移 | 172 |
| 5. 傳染源。病原体在外界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 179 |
| 甲、奶 | 181 |
| 乙、酸奶制品 | 183 |
| 丙、羊乳干酪 | 184 |
| 丁、肉类和肉类原料 | 186 |
| 戊、羊毛、羔皮和羊皮 | 188 |
| 己、水 | 188 |
| 庚、土壤和粪便 | 189 |
| 6. 傳染的侵入途径和感染方式 | 190 |
| 7. 感染的人能否成为周圍人的傳染源 | 192 |
| 8. 其他的流行病学因素 | 193 |

第六章 免疫問題与活菌苗預防注射

| | |
|----------------------|-----|
| 1. 布魯氏菌病的比較病理学及其免疫問題 | 197 |
| 2. 布魯氏菌病的接种免疫和預防接种 | 203 |
| 3. 活菌疫苗免疫总的前提和實驗資料 | 205 |
| 4. 人类的活菌疫苗免疫 | 210 |

第七章 預防及防治方法

| | |
|--|-----|
| 總說 | 216 |
| 1. 关于使病原体儲存宿主限局化及使感染 布魯氏菌病的农庄健康化的措施 | 218 |
| 2. 关于布魯氏菌病防治中的衛生管制措施 | 219 |
| 3. 关于預防人类布魯氏菌病的医学衛生措施 | 220 |

附录

| | |
|---|-----|
| 1. 人类布鲁氏菌病实验室診断法条例 | 223 |
| 2. 关于用苏联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研究所 的干燥活菌苗預防人的布鲁氏菌病的条例 | 231 |
| 3. 关于綿羊布鲁氏菌病实验室診断法的条例 | 235 |
| 4. 用实验室动物做布鲁氏菌病实验工作的方法的条例 | 238 |
| 5. 奶的布鲁氏菌感染的快速检查的条例 | 242 |
| 6. 人和动物間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調查表 | 243 |
| 譯后記 | 246 |

第一章 緒論

1. 該病的定义及其名称

布魯氏菌病是指由这样一群細菌所引起的人类和家畜的特殊傳染病，現代微生物学把这群細菌划为一类，其种名叫做布魯氏菌^①。人类病理学所采用的名称[布魯氏菌病]是所謂的波浪的地中海熱或马尔他熱以及班氏(Bang)病的同義語。家畜布魯氏菌病就是指牛、羊和猪的傳染性流产或动物流行性流产。

布魯氏菌病首先是家畜所特有的傳染病，此病在家畜中以地方性动物流行的形式广泛傳播。布魯氏菌病患畜为病原菌的儲存宿主，人类的感染即由这种宿主而来。因此，人类布魯氏菌病的流行总是和該病在家畜中的流行有关。

各种动物的布魯氏菌病在流行病学意义上对人类是不相同的。例如，牛和猪的布魯氏菌病对人类的感染性較小；因此，与該病在牛和猪中流行有关的人类感染只是散发性的(人类散发性布魯氏菌病)。相反地，羊的布魯氏菌病(山羊，綿羊)对人类的傳染性极高；因此，由于該病在羊群中間的流行而导致人的感染照例是，而且往往是呈流行性傳播(人类流行性布魯氏菌病)。

在临幊上，家畜布魯氏菌病的特征是引起流产。至于人类布魯氏菌病的临幊表現，則以各种极不相同的症状和并发症为其特点。一般讲来，人类布魯氏菌病的特征是发热反应，并且这一傳染易于发生不定期的复发經過。

人类布魯氏菌病的病死率通常不超过3—5%，但是，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常常引起长期的殘廢。

到现在为止，布魯氏菌病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名字。在人类病理学方面，人们对于布魯氏菌病曾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名称：马尔他熱，波状热，地中海热，波型热，班氏病等。所有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是不合适的，更不用說这些名称本身也是五花八門的。

^① 校者注：作者把布魯氏菌列为一个种，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屬看待。

其中特別象「波狀熱」這一名稱是早已過時了的，它還是在 1913 年在倫敦召開的國際醫學大會上所通過的。根據病因學的特徵，把這一疾病定名為「布魯氏菌病」是極為正確的。「布魯氏菌病」這一名稱包括一組人類和動物的傳染病，這個名稱可以很恰當地解決統一命名的問題，同時也可以確定在醫學、獸醫學的文獻中和實用方面命名學所必需的統一性。

在人類病理學上，牛和豬的布魯氏菌病對人類是兼性致病性的，而羊的布魯氏菌病是專性致病性的，由於這一點不同，從流行病學的實際觀點看來，把這兩型疾病有條件地區分開來是完全合理的。前一型的布魯氏菌病在流行病學上是與牛及豬的感染聯繫著的，我們稱之為人類散發性布魯氏菌病（班氏病型布魯氏菌病），第二型的布魯氏菌病是由於該病在羊中流行而發生，我們稱之為人類流行性布魯氏菌病（馬爾他熱型布魯氏菌病）。

2. 布魯氏菌病的歷史及現代資料

人類布魯氏菌病的研究歷史，在地理上和地中海區域有關係，地中海沿岸和許多島上散布著該病的許多疫源地。因此，這一情況在過去人們就把它反映在以地理學的名稱來命名該病上面：地中海熱，馬爾他熱，直布羅陀熱，克里斯克熱，那不勒斯熱。

根據 Hughes (1897) 的材料，早在 Гиппократ^①時代已有关于人類布魯氏菌病的記載（波狀熱）。以後在十八世紀期間，許多學者都曾不止一次地描述過這種疾病（1722—1800）。但是該病的現代歷史却是從十九世紀的後半葉才開始的，而且其現代歷史和英國學者在馬爾他島對該病的研究有密切的關係（1860—1907）。因此就產生了極為通俗的但不盡恰當的名稱——馬爾他熱。

Marston 在馬爾他島確定了布魯氏菌病為人類獨立的傳染病，而且在 1861 年發表的「熱病的報告」（“Report on Fever”）論文中命名該病為「地中海弛張熱或胃炎性弛張熱」。幾年以後 Charter^a (1867) 証實了 Marston 的發現，在詳盡地描述該病的同時仍保留了上述的名稱。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後來，Hughes (1897) 首

^① 校者注：公元前 460—377 年希臘名醫。

先研究了布魯氏菌病的临床分类，而且以三种名称命名該病，即「地中海热」、「马尔他热」、「波状热」。

1886 年是研究該病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当时英国学者 David Bruce 在马尔他島用显微鏡檢查一个死于马尔他热士兵的脾脏标本发现了該病的病原菌。1887 年，Bruce 分离病原菌的純培养获得成功，命名該病原菌为马尔他細球菌 (*Micrococcus melitensis*)，这就是后来为了紀念发现者而命名为「布魯氏菌」这一群病原菌中的一个（見下）。其后，Bruce 的发现很快地被 Hughes (1892) 及其他学者所証实了。

在 Bruce 分离出病原菌后十年，兩位英国学者 Wright 和 Semple(1898)确定了马尔他热病人的血清具有凝集马尔他細球菌的能力。这一发现乃是現在布魯氏菌病用凝集反应，即所謂 Wright 反应，作血清学診断的基础。这一診断方法到現在为止仍為診断人类或动物布魯氏菌病的主要的实验室檢驗方法。

因此，关于布魯氏菌病的病原学、临床学和診断学在十九世紀末即已确定。但是关于該病的流行病学及与其相应的預防方法当时却仍未解决。一个专门的英國委員會的研究工作为解决这一問題提供了先决条件。該委員會于 1904—1907 年間曾在马尔他島上进行了許多研究工作 (Bruce, Basseth-Smith, Eyre, Harrocks, Kennedy, Shaw, Zammit)。在 Zammit 的幸运发现中偶然地解决了关于马尔他热的貯存宿主問題。在马尔他島上缺乏实验室小動物，但却有大量的山羊，因此使他想起了利用山羊进行实验工作。Zammit 事先对准备作实验的 6 只山羊进行了研究，他意外地發現了其中 5 只山羊的血清对马尔他細球菌有很高的凝集作用。其后这一发现很快地即被証实了。而且是肯定的証实了马尔他島上的山羊在自然条件下可以发生感染，并且可以由奶汁中找到马尔他細球菌。因此，很容易就証明了，人类的感染是由于飲用了在马尔他島上代替牛奶的病羊的生奶汁所引起。根据这些材料，在駐扎在马尔他島的英国部队中进行了許多預防措施：由 1906 年 6 月起在駐軍中禁止飲用生羊奶。这个简单的措施得到了良好的結果：在 1905 年时駐軍中患马尔他热者有 643 人；1907 年病人數

目减少到 7 人，而且以后該病几乎絕迹。在马尔他島所进行的实验就是这样地奠定了布魯氏菌病流行病学和預防方法的基础。

在英国的專門委員会进行工作以后的十年期間，許多学者提出了該病临床方面的材料以及远离地中海流域的許多热带国家中該病广泛散布的材料更加丰富了該病的学說。此外，在发现山羊可以发生自然感染以后，在血清学及細菌学方面还确定了在自然条件下多种动物，包括鳥类在內(牛，綿羊，馬，驥，驢，猪，駱駝，狗，猫，家兔，鷄)都可以发生类似傳染。而且从流行病学方面还确定了某些动物在人間傳播該傳染中确实是起了无可置疑的作用(綿羊——Dubois, 1910)。

在研究布魯氏菌病的历史上从1886年到1918年这一阶段对人說来是标志着在马尔他热、地中海热或波状热方面开始具备最初一些概念的时期，对于該傳染是看作为由一种特殊的細菌——马尔他細球菌所引起的一种傳染，而該菌在微生物的系統里則占有一个独立的位置。研究布魯氏菌病的最新的現代历史阶段是从1918年开始的，当时曾經确定了布魯氏菌这一个种是由一个新的菌組所組成的。这个历史阶段是引起有关此病学說进一步发展的轉折时期。为了說明該轉折时期，必須首先談談下述的事实。

在兽医学及农业实践中，大家早已知道有一种特殊的傳染病可以使奶牛发生不足月的流产現象(所謂牛傳染性流产或动物流行性流产)。1897 年，丹麦学者 Bang 和 Stribolt 曾證明傳染性流产的病原菌乃是一种特殊的杆菌，他們曾在流产的奶牛子宮分泌物及胎膜中分离出这种細菌。这种細菌的純培养物曾被命名为牛流产杆菌 *Bac. abortus bovis* (Bang)。Bang 和 Stribolt 的发现随后即被許多研究者們証实了，而且他們所找到的傳染性流产的病原菌随即得到了大家的公認。

除去牛以外，在猪的身上也曾发现了傳染性流产現象。1914 年 Traum 以及在此以后 Good 和 Smith(1916)等人在猪流产时也曾找到了和 Bang 氏杆菌极为相似的微生物，但在培养条件上它们之間具有某些差异。于是这就确定了猪流产的病原菌——猪流

产杆菌 *Bac. abortus suis*(Traum)。

虽然大家都知道，马尔他細球菌(Bruce)可以引起羊(綿羊和山羊)的流产現象，而且早在 1899 年 Durham 曾报告过其杆菌形态与牛流产杆菌极为相似，但誰也沒有把这两种細菌进行比較，因此在几乎 20 年的过程中这两种細菌在細菌学上仍各自占据着独立的地位。

A. Evans 于 1916—1918 年間进行了马尔他細球菌和流产杆菌的比較研究，确定了这两种細菌是非常相似的。結果是，这两种細菌无论在形态学上或培养特性上彼此之間都无区别，甚至用凝集反应的方法也不能进行鉴别。

1920 年，Meyer 和 Feusier 証实了 Evans 的材料，他們完全有根据地把马尔他热病原菌和傳染性流产病原菌并为一组，命名为布魯氏菌組，从此以后这才确定了現在为大家所公认的布魯氏菌病病原菌的命名法(马尔他布魯氏菌——流产布魯氏菌 *Br. melitensis*—*Br. abortus*)。

此外，Evans(1925)指出，由 1899 到 1922 年之間，許多研究者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曾經报告了許多马尔他热病例，这些病例都沒有过接触山羊的历史，而且有些研究者曾認為在流行病学上这些病例和牛流产杆菌是有关的。

但是，上述的觀察，只指出了流产杆菌对人类可能或多或少具有致病作用。

更有确实性的是 Bevan 在 Родезия(南非洲)所提出的材料。在 Родезия 作者于 1912 年发现許多马尔他热临床病例，但是这些病人所在地并沒有山羊，然而另方面却有牛流产事实的存在。

以后，1924 年，Keefer 在巴爾的摩(譯者注 Baltimore, 美国)于波状热患者体内分离出来了一株培养物，并被 Evans 鉴定为牛流产杆菌(Bang)。这一发现是用精确的細菌学方法証实了牛流产杆菌对人类可以致病的事实。这一发现很快地即被別的国家中其他研究者們所証实了。

此外，很快地即出現了关于人类波状热可由猪流产引起的确实材料(Viviani 在意大利，Evans 在北美洲，1925)，近期材料，

特別是美國研究者們的近期材料，完全証實了這些觀察。

於是，總起來講，關於牛和豬流產病原菌對於人類致病性的問題，亦即關於牛流產杆菌和波狀熱病原學的關係問題是完全解決了。但是這一問題，最後的解決主要是靠了 Kristensen 在丹麥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Kristensen 在 1927—1928 年期間把送到哥本哈根研究所進行各種分析的血清用 Wright 反應作了系統的研究。其實驗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 4,600 份血清中，Kristensen 發現在 500 例中具有 Bang 氏菌的感染，而且其中 34 位病人的波狀熱診斷以後為流產杆菌分離培養陽性而証實了。

上述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也无可置疑地確定了病人的感染和牛的傳染性流產有關。

這些材料很快地在各國得到了証實，而 Kling (1927—1928) 在瑞典以及美國的許多研究家們都曾証明，瑞典和美國由牛流產杆菌所引起的波狀熱病人（由牛和豬所感染）在五年中（1925—1929）竟達 2,239 例之多。

如果這些材料猶嫌不足的話，那末在許多場合中於實驗室的條件下牛型布魯氏菌可以感染人的事實也証實了，該型布魯氏菌對人是可能有病原性的。

這樣，便最終地形成了關於布魯氏菌病的現代概念：它是一種傳染病。可由三型布魯氏菌引起：山羊型（或綿羊型），牛型和豬型。

確定了布魯氏菌病流行病學方面上述諸項事實以後，各型布魯氏菌的鑑別診斷問題很自然地便具有特別迫切的意義。Huddleston 应用生物化學和細菌抑制的方法來鑑別羊型，牛型和豬型布魯氏菌，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1921, 1927, 1929）。

最後必須指出，1922 年 Burnet 根據布魯氏菌病的变态反應現象，提倡應用馬爾他菌素（布魯氏菌肉湯培養物濾液）皮內注射以診斷布魯氏菌病。這個反應在技術上和機轉上和 Mantoux 結核菌素試驗完全相似。而且它很快地在各地得到了承認；和 Wright 反應一樣，Burnet 變态反應試驗就成了另外一種應用最廣的診斷

方法(通常称为 Burnet 反应)。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布魯氏菌病問題在我国的历史。

3. 布魯氏菌病在苏联的歷史

人类布魯氏菌病肯定地在俄罗斯南方和东南地区很久以来即已存在。在这方面, H. H. Степанов 在土尔克美尼亚所搜集的材料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这些材料, 土尔克美尼亚的居民早就知道布魯氏菌病, 在英国专门委员会进行工作很早以前当地居民即已熟悉該病的流行病学, 他們把該病非常恰当地叫作「山羊热」。人民群众熟悉布魯氏菌病的情况可以在上一世紀70—80年代土尔克美尼亚詩人 Касым-Кули 的詩句中看到: 「她(山羊)是这样地游蕩着, ——詩人写道——她带着她那热病的行囊(奶子)游蕩着」(引自 Степанов, 1946)。显然, 布魯氏菌病的如此明确的概念之所以产生只能是由于該地居民长期經驗和长期觀察的結果。換句話說, 山羊型布魯氏菌病显然在土尔克美尼亚和中亚細亚其他区域內世世代代地存在着了。

但是, 长时期以来, 本地医生仍然不知道当地居民早已熟知的布魯氏菌病, 甚至仍不知道如何辨認它們。我国关于該病最早的文章报告有如下述:

1911 年 E. И. Марциновский 在莫斯科发现了第一个, 但是并不十分可靠的、外襄性马尔他热病例。1912 年, A. A. Крамник 在阿什哈巴德用 Wright 反應診斷了兩例当地的马尔他热病人。这兩例病人和 Крамник 在前一年看到的許多臨床上这种表現的患者一样, 他当时就假定, 患病的山羊可能是上述病人的傳染來源。1913 年 B. Л. Якимов 在塔什干曾发现一头山羊有弱阳性的 Wright 反應。这似乎是証实了 Крамник 的这一种假定。旧俄罗斯帝国时代关于人布魯氏菌病所有材料, 就我們所掌握的說來, 實質上就是如此。

苏联有关研究布魯氏菌病的現代历史仅仅在 1922 年才开始, 当年 A. Н. Крюков 和 В. А. Смирнов 在塔什干发现了 5 例马尔他热病人, 同时, П. Ф. Здродовский 用細菌学和血清学的方

法在阿捷尔拜疆也确定了 6 例布魯氏菌病，他們就是这样地首先証明了这一新发现的傳染在我国的地方流行性（发现了人間有該病的存在，而人間該病的存在从流行病学上說来則是和疫源地里存在的同名的山羊中的傳染有关）。由于这一发现，一方面，在 П. Ф. Здродовский 的领导下对于人类布魯氏菌病病理学各方面的工作开始了广泛的系統的工作（1922—1930 在巴庫的阿捷尔拜疆微生物学、卫生研究所）；另一方面，在发现了这一个「新的」傳染病的影响下以及在我国各地区都对该病作了广泛的介紹，因而就展开了发现布魯氏菌病以及研究其流行病学的工作。总之，沒有几年就查清了該傳染在苏联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中的地方流行性的疫源地的分布情形。但是，在这几年里，只有从事亚热带病理学研究的苏联研究者才注意马尔他热的研究，只是到了 1930—1932 年該病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由于在苏联北部地区（而对于马尔他热說来这个地区实非一般）出于意料地也发现了該病在人間有所傳播。

苏联政府和保健机构非常注意上述的事实，而在 1935 年根据本书作者的建議在各加盟共和国保健組織系統中成立了布魯氏菌病防治站系統，該系統的科学技术上的领导是由本书作者当时所組織的全苏實驗医学研究所布魯氏菌病科来担任的。此外，大約在 1931—1932 年，苏联展开了布魯氏菌病全面的、有計劃的研究工作，在第一阶段中主要是由考察队进行的（1932—1936），以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布魯氏菌病防治站系統中进行的。

在所展开的科学研究工作中間这里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全苏實驗医学研究所考察队在北高加索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33—1936），到現在为止关于綿羊布魯氏菌病的基本知識我們仍旧归功于全苏實驗医学研究所考察队。該考察队証明綿羊的布魯氏菌病在我国人間布魯氏菌病流行病学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考察队首先建立了使受布魯氏菌病感染的羊場健康化的范例（建立健康羊群），同时也提供了用全苏實驗医学研究所布魯氏菌溶菌素（Бруцеллизат）变态反应診斷綿羊布魯氏菌病的方法。